



老矿工走过的路

(家史)

老矿工走过的路

(家 史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4·长春

老矿工走过的路

(家史)

喻緒祁 插图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统一书号：3091·143

印张：1¹³/₁₆ 字数：26千字

印数：1—35,000册

1964年5月第一版

1964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 (3)：一角五分

告 讀 者

讀者同志們：

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生动具体地了解一些階級斗争的历史，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树立坚定的階級观点，以增强在现实階級斗争中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我社要陸續編輯出版一些屯史、家史、社史、厂史的回忆材料。

看一看这些血泪的回忆，了解了解老一代（老工人、老貧雇农、老下中农、老共产党员、老革命干部）在旧社会的经历，看看父兄們是怎样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掙扎征战出来的。这对于我們提高思想有很大好处。他們是階級斗争的活的見證人，他們所写的和講述的回忆材料，是階級教育的活教材。

在反动階級統治的旧社会里，那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地主、資本家們，残酷地剝削和压榨工农群众的血汗，催租逼債、搶男霸女，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逼得劳动人民挨餓受冻、行乞討飯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我們的老一代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同

反动階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。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打倒了万恶的反动統治階級，当了国家的主人。

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，有很多人不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沒有亲身经历过严酷的階級斗争，不懂得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；也有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階級、什么叫压迫、什么叫剝削、什么叫革命。因此，对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階級斗争，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缺乏明确的認識和必要的思想准备。通过这些回忆材料，可以获得大量有血有肉的階級斗争的感性知識。对于青年人来说，看一看这些回忆材料，又有其更加重要的意义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辛酸的一頁	1
苦難的二十一年	13
我的童年	28
我們哥倆	42

辛 酸 的 一 頁

全国劳动模范、蛟河煤矿副矿長 宗希云

吃人的旧社会，用皮鞭和刺刀給我家祖祖輩輩譜下了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，老一輩一代一代地传着这部历史，每一輩人都希望从自己开始，在这部历史上記下溫飽与欢笑，可是，留下的却还是血泪和辛酸……我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部历史，也曾用青年时期的血泪写上了更辛酸的一頁……。

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泰安县留送屯，祖祖輩輩給地主扛活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一九二六年冬天，爷爷活活地被累死了，又遇上連年灾荒，眼瞅着全家人再也混不下去了，爹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姐姐和一卷行李，带着八个月身孕的母亲，撒泪离开了故乡，沿路乞討，投奔关东。經過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，全家来到青島。这时，娘已到了临盆的日子，怎么办呢？停下来吧，哪有我們穷人容身之地？真是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！腊月初八的晚上，在一座大桥底下，娘生下了我。爹望着雪片飞落的蒼天，心里就像万把尖刀

在攪着，快要冻僵了的娘把我紧紧摟在心窩里，眼淚也哭干了，臉上冻结了一层冰花。爹看我是個小子，盼着能長大成人，給我起了个名字叫“海成”。我的降生，給全家带来了一綫希望，但給一眼望不到头的行程增加了多少困难啊！爹娘核計把鋪盖卷和仅有的一点破烂东西全部卖了，勉强湊够了两张船票錢，一家人坐船来到了大連。数九寒冬，大雪紛飞，寒风刺骨，可怜我們无衣无食的五口之家，投奔哪里去呢？爹的腿冻肿了，走一步三晃蕩，娘的手脸也冻坏了，真是身上无衣怨天寒哪！为了全家人的生活，爹几次狠心要把两个姐姐卖給人家，可娘死活沒答应，自己身上的血肉，怎舍得眼睁睁叫人挖去呢！能活一天，大家一起活一天，要死，全家人也得死在一块。就这样，我們一家人相依为命，沿途乞討，最后总算在朝阳川（延吉县境内）找了个容身之所，又托一位老乡說情，才在地主徐閻王手下租了几亩薄地。吃人的旧社会多么不公平啊！世上的大路小道千万条，就沒有咱穷人路一条。一路千辛万苦，跑了半个中国，还是沒逃出地主的手心。

俗話說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全家搭了个“地印子”，总算安了个家，娘却由于产后长途跋涉，飢寒

劳累而离开了人世。这时我才一周岁零二十天，大姐只有七岁。娘在嚥气时摸着我的头对爹說：“把孩子撫养成……成……”一句話沒說完，就拋下了我們。爹爹拖着我們姐弟三个，日子可怎么过呢？黑心腸的徐閻王，見我大姐长得不錯，借口娘死后葬了他們徐家的地，想把大姐拉去頂賬。人家有錢有勢，不答应怎么行呢？可哪个做父母的能愿意把自己的骨肉往虎口里送？一天夜里，爹又挑起了我們姐弟三人，悄悄地逃走了。在葦子沟大森林里，遇見了一位姓薛的老猎人，他帮助我們在这老山林里搭起了一个窩棚，实指望在这与世隔絕的小天地里，能过几年平靜的生活，誰知道吃人的魔鬼們，就連这里也不放松。一九三一年，日本鬼子的鉄蹄践踏了东北的土地，为了扼杀人民的反抗，他們帶領人馬到处搜山，发现了我們，小鬼子硬說我爹是“紅胡子”，拿起枪柄就向我爹头上劈来，血不住地往下流着。鬼子还不肯罢休，放一把火把我們的小窩棚給烧了。爹只好带着我們又逃到延吉县的金佛寺。

金佛寺也是地主們的天下，爹給王老七家扛活，我七岁就披着麻袋片給一家姓薛的放猪。几十口猪，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管得过来呢？有一次放猪回去，

当家的一查，发现少了一头，当场就没头没脑地给了我一顿鞭子，还非要我赔猪不可，我们全家只好在黑夜中分头去找，可哪里找得着呢？第二天我又挨了一顿皮鞭，在爹的苦苦哀求下，他才算答应以白干一年活做为赔偿。十一岁，我又给王老七当“半拉子”了，说是“半拉子”，实际上是啥活也得干啊，苦难的日子，何时才有尽头！每当晚上，爹摸着遍体鳞伤的身子时，总是要伤心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忍着点吧，端人家的碗，就得受人管哪！”忍着，要忍到哪年哪月呢？

后来，鬼子又实行并村，我们全家又跑到老头沟附近的宝兴屯。我们爷俩给地主张兴汉扛活，一样挨打受骂。

老财的皮鞭再硬，也没有穷人的骨头硬。苦水里生，苦水里长，苦水里练成了我一身结实的身板。我十五岁那年，一个姓隋的把头见我体格壮实，就劝我上“东昌公司”（买办资产阶级的煤矿）去当矿工，说那里挣钱多。我心想，老财的气受够了，矿上兴许能好些？就把这件事答应了。没想到资本家和老财都是一样子玩艺儿，隋把头看我体格壮，一去就叫我给他翻车，连煤一吨来重的铁车，要用两个人的力量将

它翻倒在煤堆里，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！一天十几个小时，累的人头昏眼花，汗珠不断，可到头来挣的錢还不够吃飯。無論是地主的田庄，还是資本家的矿山，都沒有穷人的活路哇！

“屋漏偏遇連阴雨”。我到“东昌公司”不久，张兴汉（伪自卫团长）硬說我爹私通抗日联軍，要抓他的“劳工”，讓他到三百多里外的老黑山去給小鬼子修工事。这个消息就象晴天霹雷一样打在我的头上。我回到家里，一家人抱头痛哭，一夜也沒想出法子来。讓爹去吧，那是明摆着的，九死沒有一生，爹想托王老七（保长）說个情，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反把爹毒打了一頓，还恶毒地說：“不去？說得容易，你拿得出錢来嗎？哼！”錢，不就是錢嗎？！我不能眼瞅着爹去送命，就是自己下火海也不能讓爹去当“劳工”。我一狠心就到小鬼子統治的“紅坑”（煤矿）去卖了劳工，弄来了三十元錢，把它交給了“自卫团长”张兴汉，爹的“劳工”才算免了。真是“有錢能使鬼推磨”呀，这算什么世道！爹知道这件事后，死活也不放我去“紅坑”，两个姐姐也在一旁哭着，可是使了人家的錢还能不去嗎？我狠了狠心，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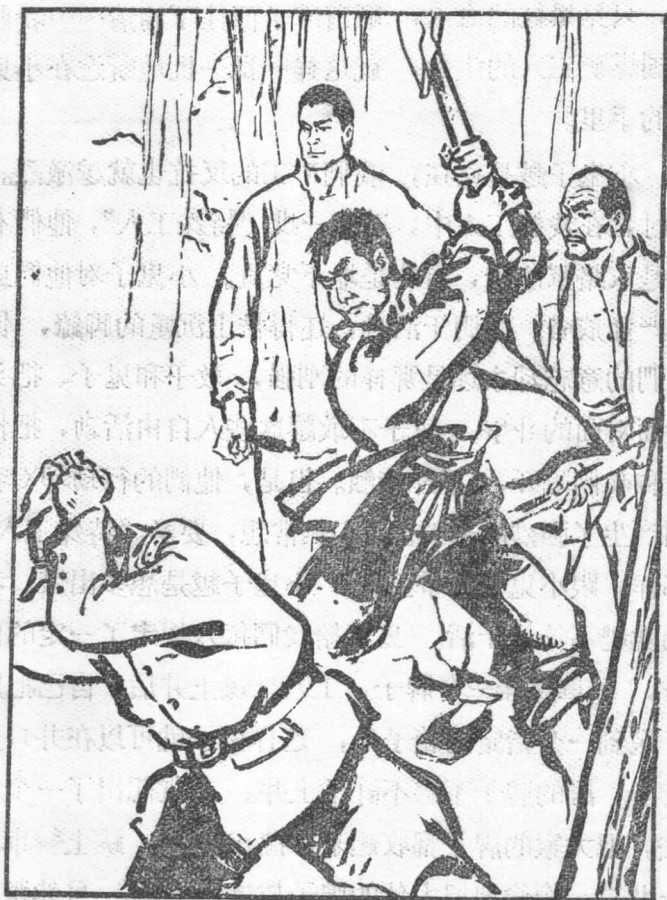
“紅坑”当时掌握在日本人手里，是一座人間地獄。

沒有亲身经历过的人，很难想象当时“紅坑”工人所遭受的苦难。我到了“紅坑”以后，才渐渐领会到这“人間地獄”的全部含义。新到“紅坑”的劳工，第一关就是上“老虎系”（劳务系）去审查登記，小鬼子把我們的衣服全部扒光，給換上一套麻袋片做的所謂的衣服，又把每个人編好号，用一个木牌挂在脖子上，这木牌上的号码，也就代替了每个人的名字。輪到检查我时，一个鬼子問我：“你的什么人？”这还用問嗎？我說：“中国人。”誰知道就因为“中国人”这三个字，小鬼子左右开弓地打了我十几个嘴巴，血順着嘴角直往下淌，两眼直冒金花。小鬼子刚住手，又問：“你的，什么人？”这时，我已被打懵了，仍然回答“中国人”，招来的又是一頓毒打，一連几次，我被打得昏了过去。从“老虎系”出来，我就被帶到“三番地”（即大房子），那兒哪是人居住的地方呀，五六百人挤在一間又湿又黑的“地印子”里，谷草就是被褥，砖头当做枕头，面黃飢瘦的矿工，赤身露体地挤滿一炕。面对这样的情景，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。老工人看到我这么年輕就来到这人間地獄，都非常同情我。一位姓秦的老工人指着身旁一个勉强能容下个身子的空位对我說：“你就躺在这里吧，可怜的孩子。”可是我做梦也沒有想到，

我躺的那个地方，住的是一个老工人，因病重不能干活，就被把头們活活拉出去埋掉了。弄死矿工一条命，在这里比杀死一只鷄狗还容易！“紅坑”的周圍密布着电网、崗楼，在这里要想逃跑是比登天还难的。

到“紅坑”当天的半夜，我就被把头赶到井下去了。那时的矿井，哪里是人呆的地方呀，通风設備不好，里面臭味冲天，連呼吸都困难，怎么还能干活呢？看到老工人一个个都光着膀子，赤着脚，艰难地刨着煤，我心里一陣一陣发紧。一个姓曹的二把头見我楞着，劈头就是一鎬把，我只覺得眼冒火花，站立不稳，幸好一个老工人把我拉了过去，才算免遭毒打。那时采煤，哪里象現在还有这个机那个机的？每一个煤块都得靠矿工們用血汗去换取啊！我們用煤背子背着一百五十多斤重的煤，右手拄着一根棍，左手提着一盞矿灯，弯着腰，一趟一趟地往井口运送……井下的十几个小时生活，就像过了几年一样，实在难熬。劳累了一天，总該吃飽肚子才行吧，可小鬼子哪把中国人当人看待？我們每天吃的是橡子面，不少人因为吃了不能消化而被涨死，可小鬼子却說：“中国人大大的有！”人死了往万人坑一扔就算了事，新的劳工又一批批的被抓进来。

一九四三年，正是小鬼子垂死掙扎的时刻，他們离灭亡越近，对待矿工也就越狠毒了。当时的矿井，哪一天不流工人的血啊！矿里設有兩輛大車，專門往万人坑拉死人。有一次，我們工作的掌子的情况十分危險，大家正在商議对策，曹二把头領着几个鬼子来了，小鬼子一看我們在巷道里站着，罵了一声“八格牙路”就用皮鞭乱抽起来，我們指着正在掉渣的掌子对鬼子說有危險，一个小鬼子鬼头鬼脑的伸着脖子朝掌子頂上看了一眼，好象怕被什么东西砸死似的，連忙退到一边，喝令曹二把头去检查。曹二把头只好拖着两条腿爬上掌子面，慌里慌张地看了一眼，連忙退下，一跳回到巷道，他的精神又来了，揮动着鎬把对我們喝着：“还不快上，掌子沒問題。”这时，只見掌子頂也不掉渣了，死一样的靜，这是即将冒頂的信号。小鬼子見我們都不动弹，皮鞭、大鎬沒头沒脑地打将下来，这时有的工人被逼进了掌子。我把心一橫，使出全身的劲，举起鍬对准身旁鬼子的脑袋掄去。站在我后面的曹二把头狠狠地給了我一鐮头鉤，我还没明白过来，只听得轟的一声巨响，一股压人心肺的气浪把我掀出老远。我醒过来时，看看四周沒一个人，小鬼子早就屁滾尿流地吓跑了。我的手上、腿上滴的鮮血



与煤面子凝聚在一起，直到现在我的肉皮里面还留下长长的一条黑色的痕紋。我支撑起来，爬近掌子旁一看，只見黑紅的血水，順着掌子面往下淌着……我們中国煤矿工人的生命，就这样一批一批地断送在小鬼子的手里。

小鬼子越是疯狂，我們矿工的反抗也就越激烈。当时，在我們工人中，还有一批“特殊工人”，他們有的是八路軍战士，有的是地下党员。小鬼子對他們更是严加戒备。他們干活时，还得带上沉重的脚镣，但他們的意志却永远是那样的刚强，敢于和鬼子、把头做面对面的斗争。鬼子不敢讓这些人自由活动，把他們和我們隔开，不許接触。但是，他們的行动却對我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。我心里常想，要学“特殊工人”那样，跟小鬼子斗争到底。小鬼子越是想多出煤，我們就越不給他干活。鬼子給我們每人規定了一定的任务，一車煤挂一个牌子，工人推煤上井后，自己把牌子送到一个指定的箱子里，这样鬼子就可以在井口查牌子，誰的牌子不够不許誰上井。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把大家的牌子都收起来，揣在怀里，跳上絞車跟上井口，偷偷地把大伙的牌子放进箱子里。虽然跟着絞車上井口随时都有生命危險，但只要能胡弄鬼子，

我什么也不怕。这样干了几次都很成功，我就放心大胆地干开了。不料有一次刚把牌子放进箱中，就被一个鬼子发觉了，他举起鞭子就打，把我身上穿的麻袋打成了碎片，浑身被打得没有一处好肉，要不是老工人照顾，我这条命也就完了。

小鬼子的末日终于到了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鬼子投降的消息，象风一样在老头沟煤矿工人中传开了。小鬼子正想夹着尾巴逃走，“特殊工人”一声号召，矿工们的革命怒潮再也遏制不住了，大家举起大镐、铁锹，跟鬼子、把头展开了殊死的搏斗，消灭了“红坑”的小鬼子，烧了他们的仓库，打开大门，迎来了救星共产党。

这些年来，对我的这页血泪史，我未曾淡忘过。俗话说，吃尽苦中苦，方知甜中甜。每看到今天我们矿工的社会地位和幸福的生活，我浑身是劲，感到自己为人民、为党做得太少了。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，我曾两次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出国访问、十次上北京、五次见到了我们伟大的、亲爱的领袖毛主席。当我第一次见到亲爱的毛主席并和他老人家握手的时候，我是那样的激动，抑制不住热泪，内心里翻腾着千言万语，归宗一条：我要永世跟着党、跟着毛主席，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，把革命事业进行